



汉高祖

刘邦

宋安华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汉高祖

宋安华 著

# 刘邦

刘邦，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马上得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王朝。群雄逐鹿，捷足先登。是人力，还是天命？是人心所向，还是侥幸得手？

刘邦，无赖，皇帝，  
刘三儿，痞子，一代英豪。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高祖刘邦/宋安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1

ISBN 7-5354-3332-4

I. 汉…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673 号

责任编辑:田 园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黄黎丽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787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3.5 插页:2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34 千字

---

定价:30.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始皇之死 .....	1
第二章	巨鹿之战 .....	26
第三章	鸿门宴 .....	61
第四章	拜将出山 .....	104
第五章	反霸之役 .....	137
第六章	偏师得胜 .....	171
第七章	荥阳鏖兵 .....	209
第八章	垓下悲歌 .....	244
第九章	功臣谱 .....	288
第十章	白马盟誓 .....	336



# 第一章

## 始皇之死

秦始皇嬴政站在山东琅琊台宫殿东边的游廊前，面对大海，似有所待。

这是在公元前210年，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夏季某日。此时的秦始皇，早已建立了他前无古人的不世伟业，顺理成章，他也早就成了伟人。照理说，做了伟人，就该有个伟人的样子。话虽如此，但至少这一天的秦始皇，那模样却叫人不敢恭维。他面容焦黄，神色疲惫，深陷的鹰眸里，也缺少了那股冷冷的寒光。一群侍从呆立在秦始皇身后，个个屏住呼吸，牙关紧咬。他们极少见到皇上这副魂不守舍的模样，生怕自己不小心弄出点岔子，引发主子的不测之怒。

别说这群侍从，就连最了解秦始皇而且可以和他对面讨论政事的丞相李斯，今天也畏缩不前。李斯在一旁转着眼睛使劲猜皇上的心思。这是做一个好丞相的基本功。李斯把秦始皇近几天的活动和近期的国事细细琢磨一遍，得出判断：近来天下无事招人烦恼，所以皇上的这副尊容，应该还是与求仙药有密切关系。不过这求仙药的事，近几天的进展相当不错，皇上为什么还会这样？李斯禁不住心中纳闷。

秦始皇这是第三次东巡了。第一次东巡是在泰山封禅之后，巡行东南海疆。路经琅琊山时，得知山上还有昔日越王勾践所筑的琅琊台的遗址，

据传说，凡是命中有大富贵的人，可在台上看到海上仙山的奇景。没有人怀疑秦始皇是天下第一有大富贵命的人，他自己更是坚信不移。于是秦始皇兴趣大发，要上琅琊台。而且秦始皇和他的臣子们包括李斯，在那个台上也确实看见了海上仙山的奇景。李斯一直清晰地存留着这份宝贵的记忆。当时他陪在皇上身边，正忙着低头查看前路上是不是还有会让皇上摔跤的东西，尽管事先他已派人清理场地。细致周到是下属对上官的本分，他一丝不敢马虎。突然他听见有人失仪地大喊：“仙山！”一抬头，就见皇上像中魔一样瞪着眼张着口望着远处发傻。他顺着皇上的眼光看出去，顿时自己也呆了：他看见海上悄然而又巍然浮出一片宫观楼宇。那宫楼高高低低透迤于山谷间，有白云缭绕，说不尽的庄严秀美。“仙山琼阁！”“仙山琼阁！”一时间他头脑里胸膛中塞满这四个大字。但他很快清醒过来。左右一看，皇上和从官们还在发傻。秦始皇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乱舞着双手大喊：“仙山！朕看到了仙山！”此时他才连忙趋步上前，伏地跪拜，道：“天子驾临，仙山现迹。臣子因随陛下而有幸得见仙景。臣子拜谢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围从官听了，顿时醒悟，纷纷拜下地去，大叫起来。当时皇上好不得意。他也有些得意。后来在秦始皇身上发生的诸多改变，使李斯日益感知那次琅琊台上见仙山之事对于皇上，因而对于秦国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也是他能够清晰保留那份记忆的一个原因，尽管亲眼目睹仙山奇景也对他的灵魂产生巨大震动。显然，更要紧的是它们对皇上灵魂的震动，和这个震动的后果。

见到仙山肯定极大地加强了秦始皇关于他是“天下共主”的自信。如果以前他这么说只是一种自封和强加于人，那么仙山在眼前的凸现就使他相信，他的天子身份已经获得了上天的承认。此外，秦始皇的个人行为也由此发生变化。例如在以前，他不太理睬那些说仙讲道的方士，而就在那次见到仙山的当日，他除了下诏调迁三万民户重建琅琊台之外，还令李斯火速访寻附近的方士来见他。秦始皇和方士们相谈甚欢，尤其欣赏一个叫徐福的。他称他为先生，仔细听他讲述关于神仙、蓬莱仙山和求仙的学问，并指令徐福为他去蓬莱仙山求见神仙，讨取长生不死药。从那一天开始，方士们就成了秦始皇的入幕之宾，而在秦始皇身上出现的各种怪异行为，如下诏要臣民称他为“真人”，如不让大臣知晓他的行踪，诸如此类，都应视为方士们教导的成绩。



当然，秦始皇信方士还没信到盲从的地步，法家思想和长期的行政经历，都使他注重事情的效果。见到仙山使秦始皇信了方术，但第二次东巡再到琅琊台，他却没能再次看到仙山琼阁；徐福也没有登上蓬莱仙岛。还有，虽然他自称了“真人”，但又找不到一丝所谓“真人”的感觉，尽管他也不是假人。这一切很快让秦始皇不耐烦。他是天子，自信没人敢骗到他的头上，他只能怪那班方士无能。于是他斥骂他们，威逼他们，要他们迅速拿出成绩来：或者给朕讨来仙药，或者把朕变为“真人”！

聚在咸阳城里的方士们愁得直叹长气，他们第一次遇到如此叫真儿而又绕不过去的信徒。知趣的赶紧扯起长腿就跑，一些不知轻重的家伙则放出话，说皇帝对政事俗务过于用心，批答奏章夜以继日，为人又刻薄寡恩，像这样的人，是没办法悟道成仙的。谁都知道，似这种推脱耍赖、倒打一耙的高论，只有遇到狠人才会没辙。放话的人只说皇帝乃高尚之人，对先生总会留点面子，可他们没有细想，秦始皇横扫六国、荡平天下，从来就不理会什么高尚的面子。秦始皇一听到这些赖皮话，当即怒道：“朕只说这帮家伙无能，想不到他们还可恶！赶紧给朕抓起来严办！”于是乎一下就抓捕坑杀了四百多，包括那些与方士勾勾搭搭、夹缠不清的儒生。刚好此前不久秦始皇接受了丞相李斯建议，下令焚毁既无用又害人的诗、书与百家著作，后人就把这些事件合称为“焚书坑儒”。既然有人真的敢欺负皇帝，那就别怪他老人家发火。

可火发过了，秦始皇回想起在他琅琊台上亲眼看见的仙山琼阁，他却依然相信仙山和神仙是确实存在的。没办法，秦始皇是个实在人，经验主义者，他坚信“眼见为实”。由“仙山确实存在”这一点去作推论，那么，只要有懂行的人而又用心去做，登上仙山，见到仙人，讨到仙药，就都是可能的。秦始皇的思路既清晰又缜密，使人没法不佩服。

秦始皇于是下令进行第三次东巡，目的地还是琅琊台。近年来秦始皇更想得到方士们说的那种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因为他已经有些老了，而儿子们又不是太成器。现在，既然内地的方士不中用，秦始皇决定把宝押在海边的徐福身上，他要亲自去找徐福，通过徐福获得不死药。

从秦国都城咸阳到泰山之东的琅琊台，几千里的路途，走起来委实辛苦。尽管秦始皇富有天下，但那时候的天下却不包括大车轴承和减震弹簧，以及水泥路面什么的。秦始皇是可以躺在用千里马拉的华丽车厢中赶

路，但他也还是要体会驰道上每一颗小石子对他的内脏翻腾所起的作用。所以，等他赶到琅琊台，由于长期消化不良而产生的正常结果，他看上去就是既瘦又老。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了不死药，身体与生命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全部解决。

徐福早已在琅琊台恭候皇驾。徐福禀告皇上，他已带领千名童男女多次出海，也曾有几次靠近蓬莱仙岛，但却屡屡被海中的巨鱼阻挡，故而功败垂成。秦始皇听罢大怒道：“何物巨鱼，敢阻天子使节求仙之路！”当即下诏调来战船，配上攻城强弩，出海寻找巨鱼而射杀之，为徐福去往蓬莱仙山开路。秦始皇甚至亲登战船巡海。在李斯看来，似乎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催迫皇上，逼着他必须尽快找到仙药，否则后果自负。也怪，秦始皇一出海，多日无战果的船队很快发现了巨鲸。秦始皇大喜，亲踏强弩猛射。巨鲸遭此突袭，莫名其妙，立时下潜深海，溜之乎也。李斯等大臣又来恭维，说是大吉兆。秦始皇兴奋得鹰眸中寒光闪闪，那张黄瘦的寡脸也难得一见地涨出潮红。于是他传来徐福，令道：“朕今日亲操弓弩射跑了巨鱼，你给朕立刻驾船出海，务必登上蓬莱仙山，为朕求得仙药。”徐福唯唯而退。当晚秦始皇与众臣饮酒甚欢。这就是昨天的事。

所以，当李斯此时看到秦始皇这副憔悴萎靡的状态，确实心中纳闷。李斯呆呆站着像根木头，头脑里却风车般飞转，绞尽脑汁猜测皇上的心思，因此他的面相也就显得诡秘，倒和秦始皇萎靡的模样相配。

突然，李斯又听见有人在失仪大喊：“陛下！”连忙看去，就见秦始皇的身体扭扭摆摆慢慢倾斜，有如一片离枝的枯叶。李斯心头一震，抢步上前抱住。再看，怀中的人儿已然昏迷。李斯大惊，直起喉咙就叫：“传御医！”

秦始皇醒来时已是午夜时分。秦始皇睁开眼睛，看见睡榻旁围站着御医和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还有他的小儿子胡亥这一干人，一个个脸上似悲似喜，惊惶不安，他觉得有点儿奇怪。秦始皇虽然不像大臣吹捧和百姓想像的那样身材伟岸，神采奕奕，但他确实是个耐劳经熬的人，很少生病，更没有当众昏倒的经验。所以，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只是以为自己刚刚睡醒而已。于是秦始皇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吗？”

秦始皇的这个问题让人听来似乎有些惶恐，既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的昏迷完全不知情，又可以理解为他虽然知道却不想让人再提起。近几年秦





始皇对有关身体的话题特别敏感，他有意表现自己的健康，听到这方面的奉承话也很当真，因而臣下当了面连“宜节劳”这类话也不敢说。亦由此故，睡榻旁站立的这干御医、大臣还有儿子，都觉得皇上此问深具玄妙，不好应对。一时众口噤嘴，秦始皇听见的只是蚊虫般的“嗯嗯”声。

李斯眼见皇上脸色转阴，不得已跨前一步，朗声道：“陛下今日在观海时突然昏迷，想来是因昨日出海射鲸偶感风寒所致。现在见到陛下恢复健康，神清气朗，臣等无比欢欣。”

李斯的这几句回复虽说是临机的，其实他心中已早有准备。今天他抱住昏迷的秦始皇时，感觉始皇浑身火烫，他就意识到皇上病得不轻。如果出于忌讳继续敷衍下去，万一皇上病情转重，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李斯才敢冒风险说出这几句真话来。

旁人听了李斯的话，纷纷点头摇头，发出哼哈之声，也不知是赞同还是否认。

秦始皇面色严峻地看着李斯。李斯面色平和。稍待，秦始皇令赵高和胡亥退下，又让李斯传令，叫来宫中随行卜师。

秦始皇对卜师和御医道：“朕昨日出海射走巨鲸，夜晚入睡，梦见与海神大战，惊醒时一身大汗，十分疲惫。今日朕又有昏迷之事。请卜师为朕占梦。”在那个时代，人们用占卜来求证或预测大事是经常的事。

卜师于是拿几块骨头兀自鼓捣一番，而后禀告说，卦相不利。巨鲸乃巡海之神，皇上白日出海射鲸，入夜即有与海神交战之梦，此乃海神前来报复。人与神本属两界，相互争斗，于人不利。皇上宜从速离开海滨，避免与海神纠缠。卜师乃是凡人中能与神鬼交流的异类，所以他们不怕对人说真话，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皇帝。

秦始皇听了，久久无言。一旁的御医拱手禀道：“陛下脉相不佳，神思疲乏，还是早返咸阳为好。”秦始皇还是不吭声，脸也僵着，只有一对冷冷的鹰眸忽闪忽闪。

李斯知道秦始皇的心思。秦始皇这次东巡，是下决心要把求仙药的事办一个结果出来的，他是想在琅琊台等着徐福给他取回长生不死的仙药。

李斯反复斟酌一番，郑重开言道：“陛下，还是要从长计议，先保现在，再求将来。”

秦始皇拿眼睛看定李斯。秦始皇明白李斯了解他的想法，而他也明白李斯说话的意思。终于，秦始皇长叹一口气，道：“好吧，回咸阳。”

## 二

行行复行行。炎夏的烈日下，皇家大队车马在望不到尽头的驰道上拖出长长的行列，像一条长虫在另一条更长的长虫的身上蠕蠕爬行。本来就缓慢地行进，由于秦始皇的病体而更加放慢了速度。李斯的车驾紧随在秦始皇车驾之后。李斯坐在车中，满头汗水。皇上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御医束手，卜师也没了话说，半途停下来不妥，加快速度赶路又不行，李斯忧心如焚。但除了急得浑身是汗之外，他没有更多的办法。李斯出汗还不光是因为眼前的难处。一天他看着秦始皇那副半昏半醒的样子，脑袋中突然一个激灵，想：“皇上会不会就这样死了？”这个突然而来的念头犹如一道晴空霹雳，一下把他打蒙了，又似一下把他打醒。然而不管是打蒙还是打醒，这个念头使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也因此，这个念头从此挥之不去。

李斯以前没有想过秦始皇死活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忠于秦始皇，热爱秦始皇，也不仅是因为秦始皇信任他，重用他，更不是因为他相信秦始皇会得到仙药而长生不死，而是因为他所见到的秦始皇，一直保持着思维敏捷、处事果断的作风，完全是一副正当盛年的做派。谁也不会把“死”字往这种人身上想，除非他无聊，再不然就只能是敌意攻击。去年有人献上一块晶莹剔透的怪石头，说是驿道边一个古怪老头让转交给皇帝的。那古怪老头不光托人带石头，还顺便给皇帝捎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今年祖龙死”。皇帝是被称为“龙”的，“祖龙”就是龙的始祖，也就是始皇帝。嬴政在统一天下后决定，大一统的秦王朝，其君主的正式称呼是“皇帝”。在此以前，“皇”与“帝”是分开用的。不仅嬴政他自己称皇帝，他的继任者也称皇帝，不过是二世皇帝。然后是三世四世以至无穷世，世世皇帝，而他嬴政，则是这个永不变色的大秦王朝和世世相续的皇帝的始祖，是始皇帝。嬴政既是始皇帝，那么“祖龙”也就说的是他了，



所谓“今年祖龙死”，也就等于说的“今年嬴政死”。不可能有歧义。秦始皇得知了这话的真义，脸色顿时很难看。李斯则坦言这不过是几个臭儒生玩的把戏而已，说明他们不但知道自己失败了，而且也已经绝望了，所以才用这鬼蜮伎俩来发发牢骚，皇上实在不必为这种事动怒。李斯心里明白，其实是那个“死”字引发了皇上的特殊敏感。还有一次，是那些方士们搞的鬼。他们献给秦始皇一张绢，说是在一个什么仙人出没的山上找到的。那张绢上有几个古怪文字，查了出来看，写的是什么“亡秦者胡也”的奇怪的话。一班官吏商讨了半天，得出结论说，那个“胡”字指的是在西北边陲以游牧为生的胡族人。胡人的骑兵特别厉害，经常骚扰秦国的西北边境。李斯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胡人尽管强悍，人众却少，而且胡人的习惯是抢点儿东西就跑，不可能对大秦王朝构成根本威胁。那张绢上的文字其实还是儒生们在捣乱，他们自己没有力量来与王朝作对，就编出个胡人威胁论，想让我朝调兵西北远地，空耗民力。秦始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虽然不相信胡人有能力亡我秦国，但是对仙人的意见还是应该重视，无论如何，加强边防总是不错。于是下令，派遣主力精兵和最好的将军蒙恬去镇守西北，并征调全国数百万青壮民伕，沿西北边境筑起千万里城墙，把胡人隔在境外。李斯对秦始皇的这个决策私下颇不以为然。不过皇帝比他大，他不好反对，他能怪罪的，是促成秦始皇作此决策的人，就是那班儒生。李斯认为，真正的方士，讲的是术数命相，他们讲不到“祖龙”以及“胡”上面来，弄这些名堂的，只能是那些儒生，这班孔子之徒老想着用他们的所谓“仁政”来代替秦王朝现行的法治之术。李斯判断，那些方士如果不是被儒生们利用，那他们本来也就是儒生。所以要想办法打击儒生，免得他们一朝得逞，更形猖狂。于是，当秦始皇被那班不但无能，而且以怨报德的方士气得杀心大起之时，李斯便撺掇秦始皇把更坏的儒生一锅端。由此便有“坑儒”之举。秦始皇的本意只是要杀骂他的方士，所以焚书坑儒应当全算作李斯的政绩。李斯并不觉得他这样利用皇上有什么不好。而且，秦始皇岂是能够利用的？如果不是对儒生早就憎恶在心，他绝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李斯的建议，并立即施行。李斯不过是提了个醒而已。李斯敬佩秦始皇思维敏捷，一点就醒，而且雷厉风行，焚书坑儒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现在，眼看着这位英名神武的始皇帝突然地就像要死，今后的大秦王

朝怎么办？他李斯又怎么办？一切都全无准备！所以，难怪李斯忧心如焚，大汗不止。

越往前走，秦始皇的病情越重。及至到了有一天秦始皇下令不再接见沿途官吏的时候，李斯知道，大事真的不妙了。秦始皇非常重视在出巡途中亲自接见各地官吏，他不仅询问各种事务，还要抽查官方文书和账册，以此判断官吏工作的好坏，决定给予赞扬或斥责，甚至是升职还是罢官。秦始皇乐此不疲。也许是做这种事最能体验当皇帝的威风吧？秦国的官吏们都知道秦始皇的这个癖好，所以只要听说皇上出巡，各地大小官吏就忙得屁滚尿流。现在秦始皇把他的这个癖好都免了，这就好比一个老酒鬼突然戒酒，如果不是想要重新做人，那就是病人膏肓了。李斯只得代替秦始皇接见官吏，谎说皇上有要事要办，这次就不见你们了，以后还有机会。李斯这样讲，是为了避免官吏猜疑。官吏们闻得此讯，脸上因紧张而僵硬得快变成了石头的肌肉立时松弛，该垮的脂肪争先恐后往下坠，倒似一场小型雪崩。继之而来的是惋惜之情。把皇帝比作龙是不错的：要见到时怕被吃掉，见不到又觉得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知要做一个心气平和的人多么困难。官吏们向李斯求情，乞望一睹天颜。他们想，只要不免官，就是被皇上臭骂一顿也值，那样他们不但可以向部属吹嘘，而且以后还能在回忆录和墓志铭上大书一笔，如“亲见龙颜，更得教诲”之类。即使真被皇上骂作“蠢猪”“王八蛋”，那也不要紧，可以写成“责我如严父，诲词入心田”。这样写其实句句是实话，因为凶爹骂起傻儿来，“蠢猪”“王八蛋”都是口头语，而皇帝骂的话即使与老爹的话一模一样，总还是皇帝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刻骨铭心。所以拿中国文字来记事，实在是大有讲究，所谓讲究，也就是说要运用得法，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李斯没有兴致与官吏们搅和，黑了脸把他们开走了事。

皇家的车仗继续往西行进，慢慢进入中原。这天车马宿在一个叫做沙丘的地方。这一带是黄河泛滥之区，视野所及，满目黄沙衰草，一片悲凉之色。

秦始皇近来已是昏时多于醒时，李斯等时时侍候在侧。晚间秦始皇醒来，勉强吃了几勺羹汤，看去精神尚可，只是那张已经瘦得脱了形的脸更见冷漠，加上益发阴森的眼神，让人看了有些不寒而栗。那位胡亥公子就一直在微微颤抖，尽管时当夏日，他也没发烧。



秦始皇眼空无物，凝神内视，有如禅定，倒像是得了道的真人一般。众人不敢打搅，屏息以待。久久。忽听秦始皇重重咳出一声。在寂静已经变得十分沉重，让人感到缺氧般难受之时，秦始皇的这一咳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胡亥公子就被吓得差点趴下。

李斯警惕地看着秦始皇。秦始皇费劲地咽口唾沫，说：“李斯，写诏。”

看得出来，秦始皇是努力把话说清楚，但他说出来的话却更像是“你死，歇着。”听到话的几个人脸上不由得显出恐惧，生怕那个“你”说的是他。

只有李斯明白了秦始皇的意思，当即答了个“是”，疾步走到紧靠着秦始皇睡榻的书台前，提笔蘸墨。书台上已然展铺着写诏用的白绢。这些都是李斯事先备好的。

秦始皇又重重咳了一声，而后缓慢的、沉重的、一字一顿的，但也是非常坚定地念出一个句子：“扶苏赴咸阳主祭”。

李斯迅速写出这七个字，等待下文。但秦始皇那边却没声了。李斯有些奇怪地扭头去看，却见秦始皇正拿眼睛望他。

李斯不由得问：“完了？”

秦始皇点头。

李斯再看刚写的句子，同时脑中飞转。他要尽快理解秦始皇此言的意义。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说是很明白的。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公子，正在上郡襄助大将军蒙恬主持西北边务。秦始皇此诏，是命令公子扶苏从上郡回京城咸阳主持祭祀典礼。然而，此时并非春正祭庙之时，再说有皇上在，就是要祭也轮不到他公子扶苏去祭呀？此时皇上自己病得朝不保夕的，怎么还会……突然，正所谓灵光一现，李斯恍然大悟：皇上已经在为自己准备后事了，那扶苏要主持的原来是、也只能是他父亲秦始皇嬴政的丧葬大典！

李斯在瞬间弄明白了秦始皇那篇七字真言后面的意义，同时也确认了此诏既非皇上病得糊涂了的疯话，也不会在执行时产生歧义，他便不敢怠慢，拿起那份诏书，向秦始皇大声诵读一遍。秦始皇用心听了，郑重点头，并说：“快发！”

李斯即将手中诏书交给站在胡亥身旁的中车府令赵高，吩咐道：“快马兼程，十万火急。”

赵高点头接过诏书，转身出去了。中车府令赵高掌管皇帝印玺，诏书经他用印后发出，方为有效。

李斯转身再看秦始皇，秦始皇已然闭上眼睛，又现出那副枯寂的神色。李斯心下暗暗叹口气，拉着胡亥悄悄退出，自去休息。

李斯回到自己的寝处，想着英明的皇上眼看着真的要死了，不禁黯然神伤。又想起刚才皇上口述的诏书，反复掂量，斟酌其意，更是叹气不止。

秦始皇发出此诏，说明他已认定自己将死，实际上，这份诏书既安排了他自己的后事，也同时指定了他的继承人即秦王朝的二世皇帝，此人无疑就是他的大公子扶苏。按规矩，主持国事大典的人只能是国家的君主。但作为一代英明皇帝，仅仅只用简简单单的七个字“扶苏赴咸阳主祭”，就算交了自己的和大秦王朝的全部后事，这是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即使秦始皇不喜欢对儿子和臣民们絮絮叨叨，不愿赶这上西天下黄泉以前的最后机会，来他一篇煌煌然的临终遗言，说些“朕历经艰难，创此大业，尔等当谨遵朕训，光大朕之基业，勿负朕望，至嘱”之类的情绪话，至少他也应该明确指出扶苏公子的二世皇帝的新身份，以利政治大局的稳定。现在的这篇七字真言，浑然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简直像是在赌气。不错，李斯想通了，皇上就是在赌气，但皇上赌的不是人的气，因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与皇上赌气。皇上赌气的对象是天，是命。皇上是天子，既是天之子，老天爷怎么可以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他钟爱的儿子一把扯离人世，而不事先征求一下意见呢？好，既然上天你如此的不尊重朕，那也就莫怪朕也不尊重你：你不是让朕统治天下么？朕现在就既不统了，也不治了，今后的事，爱谁是谁，与朕无关！李斯想，这应该是皇上现在的心理，充满对上天和命运的绝望，还有愤怒。

从感情和从属关系上讲，李斯是坚定站在秦始皇一边憎恨老天爷的。不过李斯知道这毫无用处。可是想要劝吧，这皇上和上天赌气，换言之是天子 and 天爷赌气，是天家的家庭私事，凡人又怎么能劝？李斯想来想去，最后也只能叹口气说：“愚臣爱莫能助。”

接下来的两天秦始皇全神贯注于发昏。如果不是他口鼻间还有一丝游



气，李斯他们就可以大放悲声了。在这种情况下，李斯不敢贸然上路，否则万一皇上死在荒郊野外，连个哭的架势也拉不开，成何体统。

第二天的夜晚，李斯正在秦始皇临时寝宫的门外徘徊，忽听得里面一阵嘈杂。李斯连忙奔进去看。就见胡亥背靠墙壁，双手举着挡在脸的前面，口中不断声地喊：“父皇！父皇！”但那颤抖抖的声音所表示出的意思却是“救命！救命！”而几天来一直躺着不动弹的秦始皇，此时竟然一只手支起半个身子，另一只手伸出直指胡亥，眼露惊恐之光，满脸狰狞之色，口里也是念念有词，只是听不清楚。那御医则摔坐在睡榻旁的地下，张大了口呆住秦始皇，完全是一副撞着鬼的样子。

李斯大惊，一边大叫“陛下！”一边抢步上前。

秦始皇扭头看见李斯，立马一把扯住他，眼睛里射出奇异光彩，神色紧张，口里咕嘈道：“……胡……胡……”，又拿手去指胡亥给李斯看。

李斯扶住秦始皇，口中安抚道：“是，陛下，那是公子胡亥。”

谁知秦始皇听了李斯此言，顿时现出被人误解时的焦躁，手扯李斯衣裳，恶狠狠瞪着眼，厉声嘶叫：“……胡……！”“……胡……咄！”

李斯也被秦始皇这种疯狂的举止弄得怕了，又想不出办法，只好应付地说：“是，是，胡，胡。”一面想扶秦始皇躺下。

秦始皇更烦了，他绝望地把李斯的手用尽全力猛地一甩，身体遂硬邦邦撞倒在睡榻上。

一个三魂去了两魂的病汉，哪里还经得起这么一撞。秦始皇于是就此断气归天。

在场的人都被皇上这番折腾弄得心惊胆战，看他倒下去不动了，个个大松其气，连早已准备好的嚎啕大哭，也忘了及时从肚子里掏出来。

秦始皇嬴政死时五十岁，共在位三十七年，其中为秦王二十五年，为秦始皇帝十二年。

哭还是有人哭的。例如李斯，秦始皇于他大有知遇之恩，他就哭得热泪滂沱，而且真心实意。不过李斯一哭完，眼泪还来不及揩干，他就立即发出了丞相令：严禁泄露皇上驾崩消息，违令者斩！

李斯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封锁消息，是要避免在二世皇帝扶苏登基之前，暴露国家出现的最高权力真空期，而给可能的敌人以可乘之机。

李斯的确是一个精明而忠诚的丞相。

## 三

李斯直至夜半时分方才返回他的寝处。虽然很累，却无睡意。独坐灯前，似有千万思绪，而又茫然无端，他也只好对着灯火发呆。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道黑影飘到李斯身边，他似乎听见有人用柔软的声音问：“丞相在想什么？”

李斯收回神来，扭头去看，原来是中车府令赵高。

赵高此人的身世有些奇特。他母亲本是赵王宫里的嫔妃。秦国灭了赵国后，按惯例将赵王宫里的美人押至咸阳，送进秦王宫。他母亲那时已是徐娘半老，风韵非昨，就从嫔妃变成了一名婢女。后宫婢女的地位低下不止体现在干脏活累活方面，反正后来他的母亲就生下了他，也不知谁是爹。因为母亲来自赵国，他就姓了赵，至于为什么取名为“高”，史无记载，弄不好也许和谐音“糟糕”有些关系。赵高既为后宫婢女之子，很小就被阉了做宫奴。这孩子虽然出身卑贱，身有缺憾，但他心性高，肯努力，而且资质也好，很快就能读书通文，成人后精研律法，也是卓然有成。宫里人私下议论，说赵高是个奇人。秦始皇听说了也好奇，就传赵高进见，亲自考查，觉得果然非同一般，当即留赵高在身边，帮他处理法律事务。赵高曾经办事出岔，按律当斩，但秦始皇爱他人才难得，特赦其罪。赵高知恩图报，竭力贡献才华，秦始皇也更加重用，委他担任掌管皇帝印玺的要职，还兼做始皇幼子胡亥的老师，教胡亥研习律法。此次胡亥随父皇东巡，除了娱亲，也是为了跟着赵高老师学习。李斯虽与赵高不算陌生，但李斯是丞相，行政重心对外，和赵高说不上熟悉。此外，李斯自视甚高，在心理上看不起一个失去了男人根本的宦官，所以也没交往。

因此，当李斯看见像鬼魅般溜到他身边的人是赵高时，心里就不太痛快。

李斯冷着脸问：“赵卿有什么事吗？”

赵高轻声道：“丞相，小臣有大事向丞相请教。”

李斯有些不耐烦：“那就快说。”





赵高的声音更谨慎了：“丞相，小臣想冒昧问丞相一句话：皇上驾崩之后，我秦国今后的去向如何？”

李斯心中一惊，冷喝道：“赵卿，这种事是你我可以私下讨论的吗？”

秦朝律令：禁止臣民私议国事。

赵高的声音依然轻微，然而更为清晰：“丞相，事非得已。否则不单秦国，就是丞相您，也将面临危机。”

李斯觉得自己心中一个朦胧的隐蔽处所被触动了。这个处所自打他第一次有了“皇上会不会就这样死了”的念头时，就在他心中安营扎寨，只不过他不太敢去碰，因为有忌讳。但越是不敢碰，想碰的诱惑就越强烈。这弄得他很烦，也很无奈。

李斯看了一眼赵高。赵高迎面望着他，一脸平静。

李斯放平声音，说：“赵卿有话请讲。”

赵高的声音依然轻微，依然清晰：“丞相当然明白，如果扶苏公子当政，他会改变治国之道。这对秦国不利，对丞相您，不利。”

赵高的话一点没错。扶苏公子受儒家学说影响很深。那次发生焚书坑儒事件，扶苏公子一改平时的温顺礼貌，进宫与他父皇理论。他说，儒生不能杀，儒学有道理。他说，而今天下承平，国策也宜相应改进，一味袭用严刑峻法，将失人心，而改行儒家倡导的仁政，方能收人心而安天下。扶苏公子平时很怕秦始皇，李斯从没见过他如此侃侃而谈。秦始皇则先是一脸稀奇，继而勃然大怒。他指着扶苏的鼻子骂道：“你平时见了朕只会说‘是是是’，现在为几个臭儒生胆子倒变得贼大，竟敢来教训朕！亏你还知道说‘天下承平’！你知道天下承平是怎么来的？是靠朕的法治！不是靠那个什么‘仁政’！你以为朕不懂‘仁政’是吧？好，朕现在告诉你什么是‘仁政’！‘仁政’是没有得到权力也不懂权力的读书人的痴梦！你懂吗！”扶苏还欲辩驳，秦始皇大喝道：“朕看你是在咸阳城里读书读糊涂了！朕要给你换换脑筋！你马上离开咸阳，去上郡蒙恬将军那里历练历练，也去试试在兵营里怎么施行你的‘仁政’！滚！”扶苏碰了一鼻子灰不说，还落了个类似流放的下场，悻悻而去。关于焚书坑儒，满朝文武都知道倡议人是李斯，秦始皇本来只是要杀方士。扶苏公子自然也会把这笔账挂在他李斯的名下。要是扶苏公子做了二世皇帝，于公于私，这笔账他不